

旧时
天气
旧时衣



史杰鹏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旧时
天气
旧时
衣

史杰鹏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时天气旧时衣/史杰鹏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9213-0

I. ①旧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02314 号

责任编辑 廉 萍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校对 韩志慧
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46 千字

开 本 640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20.5 插页 3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213-0

定 价 3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诗梦旧年 // 1

香港电影《三笑》 // 3

绳金塔 // 7

夏天的记忆 // 11

纪念我的二伯父 // 16

小时候的中秋 // 19

对外婆的悼念 // 21

冻疮 // 26

童年 // 29

看电影 // 41

苜蓿 // 45

端午 // 47

冰棒 // 50

学武术的回忆 // 53

拾稻穗 // 58

游泳和水鬼 // 60

关于狗的记忆 // 62

一只鸭子 // 65

小时候的零食 // 68

牛头山 // 71

早米和晚米 //	73
画画的回忆 //	75
说说我的外公 //	78
写春联 //	81
妈妈和一个故事 //	83
和鬼、死亡有关的记忆 //	86
和姨父一起洗澡 //	89
读诗词的回忆 //	92
恐高症 //	96
害怕黑暗 //	99
做苦力 //	101
两个回忆 //	103
舅舅的录音机 //	106
考试恐惧 //	110
两位邋遢朋友 //	113
自行车的故事 //	116
说说我的二姨 //	122
那些炎热的夏日和青春 //	128
救护车 //	130
咽喉炎——一段回忆 //	132
剁椒鱼头 //	139
京师忆旧年 //	141
瘟猪肉 //	144
池塘的死鱼 //	146

近代文人印象 // 149

苏曼殊 // 151

章太炎 // 154

刘师培 // 157

王国维 // 161

黄侃 // 164

胡适 // 167

林纾 // 170

康有为 // 173

梁启超 // 176

谭嗣同 // 179

陈三立 // 183

鲁迅 // 187

风花雪月 // 191

仿日本物语体小品三则 // 193

关于乳房 // 197

关于臀 // 202

关于大腿 // 207

怕鬼与《牡丹亭》 // 210

苏州 // 212

春日随想录 // 216

蟑螂 // 219

桑甚 // 221

锻炼方式 // 223

取名字 // 226

鬼和灵感 // 228

邻里关系 // 231

读书随想 // 233

人生非金石 // 235

李贺与姜夔 // 238

一副对联引发的遐想 // 243

老和死亡 // 246

穷困·敏感·王国维 // 248

方言和爱国 // 250

几种古代诗人词人的分类 // 253

关于世家 // 255

虚构人间 // 257

郑庄公自述 // 259

逃兵入狗 // 292

关于农民香根的回忆 // 299

俗世 // 307

后记 // 318

诗梦旧年

香港电影《三笑》

忆起《三笑》这部电影，简直有种与生俱长的感觉。那时我还住在南昌的金塔街，念着初中。每天上学放学，都要经过南昌公共汽车交通公司，那门前经常贴着电影海报。有一天我看到了五颜六色的几个毛笔字：

香港彩色故事片

三 笑

三笑，这个电影常听外婆和妈妈提到，每次都眉飞色舞。我激动地跑回家报告。那时我们和外婆家比邻而居，外婆这人有着极品的浪漫，虽然她不过是酱油厂给人送酱油的，近乎佣保，目不识丁，每天一早便须和我妈妈两个推着板车奔跑于南昌的大街小巷。可是她骨子里小资气息之浓烈，跟她的身份有着强烈的反差。这种小资并非是如我的同学方子郊所言，坐在星巴克的咖啡屋里，忧郁地呷着咖啡之类。她的表现是这样的独特：不管多忙，只要路过电影院，必定停车看那花花绿绿的海报。见有戏剧片，则会着急地下命令：“赶快去买票，送完下一趟，去看电影。”接着这母女俩干劲冲天，拖着空板车，也顾不得回家换件稍微体面点的衣服，将板车寄存在电影院门口，小跑着就进去了，引来路人惊呼：“看啊，乡下人进城啦！”

那个年代的戏剧片产量很不少，一年必有几部。而故事也大多不过是落难公子中状元，经历一点点曲折，又赢得美人归之类，总之离了困顿、误会、苦情、恋爱和团圆，便没法演。虽然老套，外婆却看得津津有味。她根本一个字不识，那唱词是几乎不懂的。统计一下，每部片子她必看数遍，像越剧大片《红楼梦》，则竟有三十遍之多。然而在她的圈子里并不是冠军，附近有个绰号“妖精”的单身老嫗以三十三遍的记录夺得金牌。我还记得彼刻，外婆盯着那个春秋甚高，一身呢子大衣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同庚姐妹，满脸哀苦。可惜那时并没有所谓影碟，否则，外婆定会熬夜加班，接连看完五遍才罢休。当然，即便如此，她也并非没做过适当努力，她曾经浼求别人，想雇个放电影的，在自家的院子里放那么一两场《红楼梦》，可是最终因为外公的干涉，没有成功。如此迷恋戏剧，或许在今天真正的小资看来，非但算不得同类，反而是十足的腐臭。可是小资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就在前两天，还有人说我小资呢。天可怜见，我一不吃西餐，二不喝咖啡，衣服晦暗，头发蓬乱，跟小资这概念完全形同陌路，云泥相隔。最后她说出的理由竟是：你这厮经常读那劳什子秦汉竹简，从坟墓里挖出来的，跟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审美趣味相悬天壤，不算小资算什么？好吧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既然小资这概念是如此的可以因地制宜，见风使舵，那么我将它扣在我那当年五十多岁的外婆头上，大概也算不得不可以罢。

总算要扯到正题了。话说我一告诉外婆有《三笑》，她的眼睛刹那间亮得吓人。“快去买票。”说着她已经掏出腰包，“这部片子好看，我才看了十一遍，比老妖精少多了。”她把钱递给我。自然晚上我是要一同去的，叫我去买票，就不能没我的份，这是规矩。可是那是场什么电影呢？我真的糊涂了。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是，那次买了好多票，晚上我们几乎倾巢出动，外公、舅舅、姨，一大堆。回来的时候我二舅舅还在哼哼：“尊一声二奶奶，听我表一表。华

安原是块好材料。从小宝护金，长大金护宝，屈膝为奴这是第一遭。我的好二奶奶呀，你好心成全有好报。”我却只顾去菜橱里用手指钳剥皮鱼制成的干鱼块吃。他们很欢乐，热烈讨论，根本不管我。我吃了好多块。就在那个星光摇曳的晚上，我养成了伴随我一生的习惯：看电视的间隙，跑到客厅里用手指钳桌上的干鱼吃，非常快意，这能不能通过心理学得到什么解释？

我仍然愿意回忆那场《三笑》带给我的记忆，但是好像除了唐寅出场的那句唱词“唐寅脱去解元巾，纸扇轻摇佛殿临”，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那还是因为我刚学了语文课本上《儒林外史》的“范进中举”那段，知道解元是举人中最牛逼的，谁能不知道各行各业中最牛逼的呢？我甚至连剧中秋香的扮演者大美女陈思思都没留下什么印象，这简直是他妈的唐突佳人，该死之极。风华绝代的美女倒不如那几块咸鱼干能给我更深的记忆，看来我的劳什子情商真的不高。当然，我也可以用“我那时还小啊”这句混账话搪塞过去，但是想想，人家刘彻呢？人家刘彻才七岁，就知道要打造金屋贮藏美女，以便将来好生享用。我纵然搞不到金屋，但脑子里做个白日梦以意淫的念头总不该没有啊！

一直等到前两年，我看到音像店《三笑》的影碟，想起年少时他们的痴迷，就笑着买了回来。一看之下不由惊叹，天！香港竟拍过这么好看有品位的片子么？我也曾看过周星驰的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那他妈的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无聊加黄色。而这个《三笑》，普通话对白里穿插的那大段的曲子，从名称上看，是多么的雅致啊！似乎都是悦耳的苏杭小调，什么《茉莉花》、《湘江浪》、《山歌调》，特别是填的歌词都还算精巧。这在饱尝大陆近年来粗鄙不堪的电视剧歌词骚扰之后，感觉尤其异样。其实我对大陆文化界狂妄自大的习气早就忍无可忍啦，但为了不扯远，所以懒得多说。我要说的是，《三笑》之所以让我这样不厌其烦地看，曲调和唱词的优美固然是个重要原因。但里面人物装束的精美，色彩的典丽也是颇

为悦目的。尤其是演员的选择,那唐寅的风神俊朗,虽然可能是女性反串的,但丝毫没有带给我看电影《红楼梦》时,夏菁反串贾宝玉那样的厌恶。还有那致仕宰相的两个活宝儿子,一胖一瘦,表情滑稽夸张,唱词也相应的鄙俗而逗笑。真是从演员到作词,都善于择人。再要提到的就是那个美女秋香的扮演者陈思思了,这会她的魅力比咸鱼干可大得多,如果影片的质量够清晰的话,我一定会将她的姿容拷下放在电脑桌面上的。她的美丽不好描述,我不能像林纾写文言小说那样滥用几个“长眉入鬓”、“丰姿天然”陈腐的词来打发,但我也确想不出更好的词汇。有些女人走近了才知道她的美貌。那样也好描述,只要实在地写下自己的感受就行了。然而陈思思却活动在几十年前的屏幕里,那么远,在精神上和肉体上。你叫我怎么办?

我的外婆虽然还活着,但已经快八十岁了,自从退休后,她早就转变了人生乐趣,小资的情调一扫而光。她的灵魂皈依了上帝,每周除了去一次教堂之外,便是躲在房间里读那竖版的《圣经》。灵魂想获得拯救的愿望何其迫切,几十年来,才子佳人的古典戏剧文化没有赐予她丝毫认识汉字的欲望,反是靠着那异族异国的上帝,她读懂了竖版繁体字的《圣经》。我在课堂上讲《古代汉语》的时候,由于习惯,总是写繁体字,前两天终于有个学生嚷道:“那是个什么字?”我只好羞涩地擦去,换写一个简体的补上。我想那时是不是应该给他们讲讲外婆的故事呢?只是,《圣经》也早就有简体字本了,为什么我外婆要读繁体字本,难道她潜意识里觉得读繁体才算有文化,才有资格做个中西文化的交流使者?下次回家一定好好问问。

2003年3月6日

绳 金 塔

绳金塔这个名字有点难听,和“神经”这两个字音近。在我们家乡,说一个人脑子有病,只需要很简洁地下定义:神经。“病”字是可有可无的。这让我迁怒到这个塔上去了,它为什么这样不争气?取这么个傻乎乎的名字。

我在幼年,站在家里的院子里就可以遥看这个古老的塔,那时它的身体远没这么光鲜,连塔檐也没有,浑身疥癣地站着,颜色不一,砖色斑驳,青一块紫一块。砖缝里还不时伸出蓬乱的草和小树,看上去好不沧桑。最奇特的是塔尖的装饰是一个金黄色的铜瓶。这在中国的古塔里算是绝无仅有的吧?所以当我一度翻找中国古塔的资料,想发现绳金塔的照片而不得时,心里好一阵沮丧,没有理由嘛,凭什么那些个胖的、瘦的、高的、矮的乱七八糟的古塔都有资格进图片库,而我们这个额头独特、隆准龙颜的绳金塔反而不能呢?

关于那个塔尖的铜瓶,我从老头子们那里听来的是,本来是纯金的,后来日本鬼子来了,开着飞机,用铜制镀金的赝品将它换走了。这让我也好一阵遗憾。后来看多了抗日资料,不禁失笑,侵略者有必要那么卖力么,还给你铸造一个赝品,重新安上去?不过这传说有可能还是害了不少人,二十年前看《南昌晚报》,有个新闻说,十九个青年爬上绳金塔顶,想刮取那铜瓶上的镀金,被全部抓

获。这又让我好一阵得意，原来我眼前日日见到的古塔，它头上的冠冕到底还是有点价值的，它竟值得桑梓的游侠们冒着摔死或者坐牢的危险去亲近。虽然它的值钱与否跟我完全无关，可是忝为它的邻居，似乎连惭愧也算是一种荣耀了。

那时我日日一抬眼就是这古塔，在我的怀古意识和能力还有待发育之前，我对它的眼光竟是那么漠然。虽然偶尔的兴奋，却仅仅是伴随着它头顶的铜瓶而起的。现在我反而更多地回忆起它斑驳的塔身了，在我看来，那和斑驳的虎丘塔毫无区别。那样的传奇，那样的沧桑，那样的阅尽人间春色。可是那时我对它太过漠然。

绳金塔下的房顶是鳞次栉比的，矮而丑陋。我一度形容它们是一群老乌龟，蹲踞在古塔之下，把它围得密不透风。乌龟之间是我经常走的小巷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是湿漉漉的石头路，每家的墙角下都爬满了暗绿的苔藓和丰满白嫩的蜥蜴，这就是我的绳金塔下的印象。湿润而灰色，对我的心灵有好处，也有坏处。坏处自然是不消提的，卑贱而阴暗的灵魂在这里很容易潜滋暗长。好处也自然有，回想苏童的小说《南方的堕落》，姑苏的大街小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这样的经历也许可以锻炼人曲折的描写能力，还有就是，我看多了蜥蜴这样的东西，让我至今可以一边吃饭，一边吟诗道：

我捧起一抔白嫩的蛆

细致地将它们捏成蛆团

然后喜滋滋地放在嘴里大嚼

鲜润的汁水就那样顺着我的嘴角淌下

估计没有受过江南小巷训练的人，怕不易达到这般的境界罢。

我曾在一个炎热的中午，走到绳金塔下，看见塔的底层拴着一头牛，它懒洋洋躺在自己的粪便丛中纳凉。走进去，感觉到外面的

炎热一下子全部销歇了。这真古怪，古塔果真这么阴气森森么？它竟让牛粪的味道都冷冻了起来。不过我那时还小，并没有到现在这样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步，那时我只是想，应该打扫一下，是个很好的纳凉之所啊。我扯这个印象实在太过突兀，但是关于我和这塔的亲近，我独独记得这么个断片，真是没法解释。

后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建塔的原因了。既然有塔，那么一定该有寺庙才是。我的母亲告诉我：“这地方叫老福山，就是老来享福的地方。好多有钱人都埋在这里的。当年太阿公（我们家乡把外公称为阿公）带着一家逃难来到这里，还是一片坟地呢。旁边很多寺庙，那塔下面的寺庙最大，叫‘千佛院’，有一千尊菩萨的塑像。寺庙的方丈见太阿公可怜，允许他住在山上的房子里安身。那本来是寺产，是寺庙派的守墓人住的。房子外面的草足足有一人多高，我那时不到二十岁，晚上进城去看电影，回来时吓得毫毛直竖。”

“那么后来呢？”我看着那些鳞次栉比的老乌龟，心里暗暗惋惜。

“后来政府派人来拆了寺庙，挖了好多大墓。有些墓主穿的衣服很像戏服，还有好多金银玉器呢，被挖坟的给瓜分了。”她想了想，补充道，“有一个墓是南京的一个大官夫妻两个，挖出来的时候尸体肉色新鲜，像刚死的一样，全被扔到河里去了。”

“哪条河？”我问。

“就是那条河。”我妈妈手一指。她是不知道河流名称的，她指的是不远处的抚河，赣江的支流。我回忆起那时的问话，想起了后来看到的南昌旧城资料。从绳金塔一直到抚河，原来是一片空旷的野地。确实，吴伟业写的绳金塔畔的那首风景诗是何等的凄美：

双树影回丘野暮，百铃声彻大江寒。

只有寥寥的几棵树，伫立在空旷的野地里，绳金塔塔檐的铜铃在秋风中，发出茕茕孑立的声响，这声响借着风，飞驰了出去，在奔流不息的秋江上回荡。他写的肯定是秋天的风景。因为，南昌的秋天是最美的。

我对绳金塔的怀旧是驳杂不纯的。我在它身下的不远处生活了近二十年，从来没有想过它是如此有文化气息的风景。现在它已经被修饰得焕然一新了，然而却被周围的高楼包围了起来。它衣服光鲜然而畏缩局促地站在高楼们的阴影之下，再也不是众多乌龟们的偶像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变成了盆景，我由此更加怀念小时候见到的绳金塔，更、更、更加想象清朝初年的绳金塔是何等的风神俊茂，而又清逸不凡。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来由。

这样的一座塔，建于唐天祐年间，也就是公元904到907年之间，由于相传建塔时在地下挖得“铁函”一个，内装金绳四匝、古剑三把（分别刻有“驱风”、“镇火”、“降蛟”字样）、舍利子三百粒，故而得名。

2003年3月9日